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二 禮運第二卌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樂音洛又五孝反

訂義註並并也謂比方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疏此一節結上政令之命降於天地宗廟之等

使禮義有序民之治理故聖人參於天地者政
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聖人參擬於天地則法
於天地是也並於鬼神者並謂比方鬼神則祖
廟山川五祀也言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
以治政者治謂修治也言參擬天地比並鬼神
以修治政教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者存謂觀
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
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
察之事以為政則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
治也者謂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

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教訓直欲令人悉數之不可教誨則君多有過今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得以教民國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人君得立於無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也陳氏集說延華案正則無過見治人必由於自治也下二節俱承無過言上曰著有過此云無過遞相應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

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
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
死而患其生（則君則音明陳氏集說則如字三明字 供作則盧陵胡氏通作明分狀問反）
訂義註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
義而死合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疏此一節
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也上下
分定人皆以死事上云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
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
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也養人則不足首名
唯一身若養百姓力不能周贍故云養人則不

足也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事在下之人是失位也故禮達而分定者達謂曉達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上下分定也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者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故人皆貪愛其以義而死誰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生也陳氏集說曰此承上君立於無過之地而言

疑義註明猶尊也則當為明顯君者所明也者

明猶尊也謂在下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非明人者也皆非謂道君尊明在下之人

延華栗陳氏集說云舊說明猶尊也故讀則君爲則君以定此章三明字皆讀爲則字則上下文義坦然相應矣不必述其說也其說如此況以正註說之外又廬陵胡氏曰明視也是所明者謂之視以爲法則再由此言之則視亦法則義明字可不改爲則也其說又勝於陳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

其貪知音智

訂義註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疏言用此三者足以成治如鄭此言言但得知者勇者仁者則足以成治矣何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去者如鄭此言則詐之當云遂用人知者遂其去詐者不須用之為其害民信也用人之勇者去其忿怒不須用之為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去其貪財者不須用之為其害民財也如在之意指當如此也

疏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朱子曰仁止是愛陳氏集說曰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合其所短智易詐勇易怒仁易貪是以去之也 建

筆案比治人決無過也但上有參天地之聖人則知仁勇皆進而詐怨貪盡除何待於聖人之去之此伯者之事非王者之道也

起案疏此云不義之事用人之知去其詐者知謂謀計晚達前事詐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者勇謂果敢決斷能除忿人凶暴怒者不敢為之故去其怒也用人之仁去其貪者仁者好施不苟求其財貪者見心斷止息也故云去其貪也

廷筆案此不若鄭註之妥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依鄭

注作[illegible]

訂義註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忠

謂見圍入說云衛君宗廟首恐是臣之宗廟也陳氏集說曰臣之

宗廟亦在本國不棄君之宗廟即是不棄己之

宗廟也一說其死有分辨非可以無死而死也

廷華崇此承此上愛死惡生而非之死所當死

亦無過之義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

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

為之（注耐古能字　升坪於人）

訂義注意心所思慮也辟開也姚氏曰一家一人所謂大同也

疏長疏云意心所無慮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者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謂聖人以德義而感天下非是以意豫前無時以測度思慮故云非意也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但知其情等而已

廷華案無慮當是思慮之訛孔云非以意測度

謀惡似笑然執無字由為之辭不足為訓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訂義註人情三者抵言人事治人情以下唯禮

可斷舍禮何以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故此一節以上經情義利患四者聖人皆知之能有天下故此覆釋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若其舍禮無由可化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按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為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此之喜怒及哀惡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此云愛則彼又云好謂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為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按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

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者此文先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按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支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與此大同兄愛即此兄良也弟敬即此弟弟也夫和即此夫義也故彼云夫和而義妻柔即此婦聽也君令即此君仁也以仁恩而說令臣共即此臣忠也又隱三年左傳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義亦同但傳之

二文皆以國家之事言之故先君臣後父子但異人之說既有多少不皆同也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者七情好惡不定故云治十義俱是義事故云修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修各隨事立文也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緒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既無形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皆在其心外邊不見其色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一

謂專一窮竭窮盡言人君欲誠慾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合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中貌必見於外皆已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舛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朱子曰愛是泛愛欲則有意於必得陳氏集說曰情雖有七總而言止欲惡二者而已故曰大端合禮何以者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必合於禮而得之也窮者察情義之得失也謂察其得失而治之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也

訂義註言人兼此氣性純也疏上既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故人者天地之德者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陰陽之交者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神之會者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皆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人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註云兼此氣性純也今按下文云鬼神以為德還說此經鬼神下云陰陽鬼神皆陰陽鬼神天地中物故不重陳鄭下註鬼神謂山川也此義未知孰是故云兩存焉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訂義註東循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因時比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

鏡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氣有陰氣陷氣皆出於地地雜東陰故雖陽氣亦懸請之陰氣巴云以行五行於四時者謂氣五地中於氣聚缺出於地則於散故云舒五行於四時巴定木無於字五云播五行四時謂宣播五行及同時巴五行四時者以金木水火各為一行其無正位分寄四時故云播金土行於四時也云此象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且功成進爵位也有此氣謂五行之氣之月體之生主於日光若亂不和日月行度著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其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上配日巴猶若治理得所且之功成進受爵位上配君也云一多一潤屈伸之義巴者盈謂月光

周遍若君之迎受高位是其伸也閒謂其光輝猶若日之退就下位是其屈也疏此一節以上經人秉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但陳天地與五行耳故天秉陽垂日星此論天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此一經總論地之德也謂地秉持於陰氣為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播為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和而后月生也者若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

失行則月不得依時而生者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者以其依時得節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日無虧闕之理故前經天德直言垂日星地既播五行之氣月有虧盈之理故須備言之故略於天德而詳於地德也陳氏集說述華氏此言天地自然之運人與聲與味色因之而生非外合也月舉其生之易見者言之

疑義註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疏云一曰水二曰火以下是尚書洪範文也按一二三四五總爲十五也延筭崇三五朔望相去之日數註必曲說其義以五行之一二三四五求合三五之數未免牽合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訂義註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

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

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疏竭消猶竭之名故為負戴負謂背負戴謂頭戴也云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者解負戴之者也物之在人上謂之為負戴也之過云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春為木王負戴於水夏為火王負戴於木秋為金王負戴於火冬為水王負戴於金是也更相為始負叙循環也云其管陽曰律陰曰呂而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皆律曆志文云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者以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鍾為始當長為宮備有五聲書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

下生夾則夾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
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
辰各自為宮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
而布徵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
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
第二宮上生大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
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大蔟為第三宮下生南
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
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
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姑洗為
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
呂為羽下生夾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至蕤
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夾則為羽上生夾
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夾
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
第八宮下生夾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
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夾則為第九宮上生夾
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
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
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

常卜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
林鍾為羽上生大簇為角中為為宮十二宮上
生為鍾為徵下生林鍾商上生大簇為羽下生
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算凡六十聲南呂
前度於東故云終於南呂以此言之則南呂為
是然踏大及定本多則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
法按漢九弟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十二律之數
上次大子大得章在成等視試開房於樂府房
對變學故小寅分然延壽等六十作相生之法
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宮三生四當下
生陰陰上生備終於中呂而下二律畢矣中呂
上生孔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然於南事
六十作畢矣其上生三分盖一下生三分損一
皆法書律歷忌天云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
多試皆有消廿周穩終商之文以四時有四味
皆否消有甘益之為六也是為六和也其十二
管弃月各一得有還相為宮其事可明其食與
衣猶唯有四時之其次用禮春多酸謂月令食
么與乎令三月其食背同夫秋冬冰然無居令
之共吹月令云令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俱間

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各別衣食有然凡云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然之一氣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疑云十二也疏五行之動迭相竭者前經論天地既畢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竭言五行運轉迭相負竭猶若春時木王則水為終謝迭往王者為負竭夏火王則負竭於木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者猶若孟春則建寅之月為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為諸月之本是還迴迭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五聲謂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

一月應鍾為宮十二月大呂為宮是還迭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有五味謂酸苦辛鹹加之以滑與甘為六和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為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為質也為十二月之衣各以色為質故云還相為質也案疏或然代說謂十二衣是異代法改周禮月令不同其說未明則與疏義註五色六章畫繪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巧也疏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五色謂青赤黃白黑

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為同色則五中通玄纁以對五方則為六色為六章也廷華案反色為反行之色不必言六章即虞書日月星辰之章為衣裳各六章也注以考工畫繢土以黃等言之其說既混疏為解之以畫繢青赤黃白黑為五色益以天玄為六章玄黑不已復耶好奇之病大抵如此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訂義疑此言兼氣性之效也疏此五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

身之殘云熏氣理之說也然前註五行之秀氣亦
言熏此凡性純而此六氣性狀肯明明之始此
明之本以木故六數說謂坤實
也即五味五蓋五亦是其乾也疏此一節以前
文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
性之有效驗各依文解之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者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之人居其中央宗心者神
明之逆天地之神明惟人逆
如參贊之類疏說聖始存之之動靜應天地天
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大地
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
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五行之
端也者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

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首也王云端始見五行有色食味有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別聲有五行各有聲人則合之皆有分別也五行有此三種最為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為五行之端有色然味言食聲言別色言被各別隨義為言也陳氏集說曰天地之心以理言陰陽之端以氣言建平常此見人情由天而生故下即以天道治之

疏義疏被色者五行各有色人則被之以生謂

合藏五色而生也

此章味聲色供承上文言則色即十二衣之色被則衣之色也疏說非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訂義註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量猶分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捋耨伏治也疏天地以至於五行則作所取象也者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月量鬼神五行等皆外物非人所行故云所取象也謂聖人

所注來以為教也云禮義人情其政治也者此是人說自行政云其政治諸聖人行之為政以治天下已量分張也云器所以操事者操執也謂徵執所為之事若手耒耒耜耕田之事手操執之云曰人所持治也者持謂以手持祭即耕使耘鋤也疏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又帶五色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為根本也然則自此至四靈以為畜凡十句分為三重此至五行以為質七句明聖人制教折法也禮義人情二句明聖人為治政之事也四靈一句明徵報之功也以陰陽為端者端猶首也用天地為根本又用陰陽為端首也猶如劍

戟以近柄處為根本以鋒杪為端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陰陽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為端首也以四時為柄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柄也劍戟須柄而用之聖人作則須法四時而通也以日星為紀者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五行以為質者質體之五行循迴不停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循還復始是法五行為體也禮義以為器者上既有法象為先設可執禮義為器用如農夫之執耒耜

也人情以爲田者禮義以爲器可耕人情人情
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爲畜
者此一句明徵報也聖人既法象天地用禮義
耕人情故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
畜之如養牛馬爲畜牧前經云人若天地之德
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備論四者此
經云天秉陽覆說天有日星次經云五行之動
覆說五行也於前天地陰陽鬼神之中唯說天
地與五行舉其大者此經總覆前事故云以天
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

月以為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皆覆說前事禮義以為器覆說上合禮何以哉人情以為田覆說上人情也四靈以為畜一句論若行以前諸事施之得所則四靈報應也廷華崇此承天道治人情之質也天地渾然之中萬物萬理無所不該陰陽以下凡者亦無不本於天地之理聖人以之為作則之本則事物之理淵然自裕矣下所謂物即事物之理也裕則何不可舉而見之典則乎然作則必有發端之處天地間事物之理凡自無而有者皆發端於陰陽故典

則之自無而有者亦以之為發端焉下所謂情亦人心所發端得其端故天地之情及人之情皆見也然猶虛而不可見也天地以陰陽運為四時則為舒為慘氣象已呈於目前作則者之剛柔寬猛乃可決之以為操持之柄焉操其當為之柄則已之所為與民之所為皆得隨時鼓勵故下云事可勸然氣象雖可見猶無形可指也若日月星辰則有可指矣洪範四曰五紀日月星辰為五紀之三詩大雅綱紀四方疏云紀者別理絲數日月星辰有度數有形象有疾徐

明晰秩然可別是足所謂紀也作則者亦法之以爲紀此典則中脈絡條理所自分散下云事可列也顧日星皆時指在天之象言之言日星則三五盈闕之月在其中矣至所謂月以爲量者既專指三十日爲一月之日言則言月而日可知月有限量則日亦有分量亦可知月以爲量者典則之行以此爲疾徐之程而不敢怠弛下云功有藝藝集說所謂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鬼神爲造化及祭祀之鬼神言造化之鬼神貴乎合撰祭祀之鬼神貴乎感通今以有本有

端有柄有紀有量之典則合撰感通自有然契之理然契則為從矣作則而典鬼神相流通則其事自可守而不變故下云可守也然此六者猶是法天地所有以為典則者也至五行為質則五行互八典則之中而為之幹矣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而肅义哲謀聖同之以見是所謂質也推之典則何獨不然五行輾轉相生周而復始典則亦然故下云可復此七者皆典則之合於天地者也至禮義人情則作則之質矣天下利用莫如器利養莫如田禮以節文義以制宜

是利用之器也故下云可成又脩禮以為情之耕陳義以為情之種講學以為情之耨本仁播樂以為情之聚與安是治情猶治田也田治則人安情治則心安下云奧謂安止之處也四靈之之効蓋有莫之致者壽祺曰禮義二句一串說言以禮義之器治人情之田蓋修禮以為耕之器陳義以為種之器是聖人作則凡以治人情五行以上七者則禮義之所自來也存之疑義註鬼神謂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四面之坐象四時三

衡象三光天婦家日月亦是也疏三光以上鄉飲酒義文禮器

君在阼夫人在房象日月也此明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

矣說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龍此天地隱隋四時是表日月之箋熊代日春秋書郊

人也旨地災地也旨無水偏也旨雨雹陰也旨尔矣秋冬四時也春秋記事皆書日日也云云

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相近焉疏祭帝於郊

祭社於國是以大地為本天運三十日為一月

聖人亦隨人才分為教之限量也山川鬼神助

地通氣是地之從為聖人之法樹立居且助以

施教為己從居也然上四句以字皆在事上下

六句以字在事下者上天道遠故以字在上連

於天後明地道事近欲以字居下欲連於人前經云地東陰地有四時并有月也

廷華案鬼神所包者廣註第以山川之鬼神言之蓋泥於山澤通氣之文而為之說疏以地之徒言之無謂甚矣後乃以助已施教求合明地通氣及鬼神為徒說非牽合而何至疏之言天地為本已則曰郊社不知聖人以天地為本内包得參贊經綸諸極大德業寧但郊社而已況與本字無涉然此二說猶上文所有特傅會言之至量之為依又以教人才為說試思教思無

竊有何限篇況與一月三十日之表又何涉耶若註春秋之說本屬節外生枝至因春秋又牽入呂氏春秋尤屬穿鑿知凡書中記無天地四時等文鄭能悉舉以實之耶至以字或在下或在下不必定有深意事遠事近連六連入凡用如許曲折則辭費甚矣此段註疏之外添不勝舉刪有甚多只與記文稍合者姑存之此數條特其大槩耳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

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訂義註物天地所養生情以陰陽通也初者事以四時成列有事以日興是為候興作有次第後者事下竟復由上始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由用也四物與羞物為羣既接易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是為物之情田陰陽有通也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皆為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事下竟後而上始也謂事於下終小竟了更從從上而始也考成也釋結文與語云子歇善與

事必先用其器器利則事成也疏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以天地為本故萬物可舉者天地生養萬物令本天地而為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興也以陰陽為端故人情可睹者人情與陰陽相通令法陰陽為教故人情無隱所以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者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者列猶次第也日中星為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事有次第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者五行周而復始運迴

無窮為教法則此則事必不絶故云可復復反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者考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為器是器之利有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四寶以為富故飲食有由者由用也寶是衆物之長長既至為聖人所富則其為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陳氏禮説曰此章凡十條自天地至人情凡條皆是發説前章諸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天地之間聖人作為典則而以天地為本則事物之理皆可舉行情之善者為陽

急者屬陰求其端於陰陽則吾悉可得而見柄

猶旌也四時各有當為之事机當時之柄柄以

敎民立事則事可初剋而成日星為紀如月中

星鳥日永星火之類所以紀時之早晚列者以

十二月之事詳列以示民而使之作為也量限

量也謂十二月之分限分限不踰則所為皆得

其時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之相

依部社宗廟山川五祀之禮皆與政事相依即

前章故地以下諸事如此行政則凡事可悠久

不失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質猶正也國家歲

有審乎心以正於天行之時令則其事亦合歲
周而來歲復始也器必成而後適於用今用禮
義如成器則事之所行豈有不成者乎考成也
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辭害正性如不使稊稗
害嘉穀則人皆有備道何古之所如寔之有興
也六畜人家所恭養四靈本非可以恭養致者
今皆為聖人而出如馴畜然皆聖人道化所感
乃歆食有由者由用也謂四靈為鳥獸魚鼈之
長長至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供庖廚者矣
達華叢事功供以作則古餘並詳上

姚義註藝猶才也十二月各以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守者山川守職不移與主也田無主則莫說聖人循人才而教之則人謂其才之所其而為功故曰功有藝山川鬼神各有分從不移分為人教引鬼神為使則事無失業故曰可守人情人是民人人以為與人是聖人述革禁人才之說前禁詳之山川守職亦得會語疏以節無失業常合守義則竟武斷矣與字自有氏義註分木義而以主字斷之亦未免武斷且於所以為與之義則仍隔膜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

為畜故人情不失鮪于軌反淰音審獝況必反又作[illegible]狘況越反

訂義 註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

也孔疏淰為閃者淰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從門中人也人在門或見或不見獝是飛而獝起狘是狘然驚走故云獝狘飛走之貌也 疏此一節以

上有四靈之文更後解四靈之事故記人假問

答以明四靈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者問答四靈名也謂之靈者謂神靈以此四獸

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故龍以為畜故

魚鮪不淰解飲食有由之緣也淰水中驚走也

魚鮪從龍者龍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

淰然驚走也鳳以為畜故鳥不獝獝驚飛也鳥從鳳來鳳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獝然驚飛也麟以為畜故獸不狘狘驚走也獸從麟若麟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狘然驚走也陳氏集說曰龜卜以決疑故不以飲食之物例之延平案於龜言人情可見治情之應仍可以治情不但飲食有由而已

疏義註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疏按月令冬云註云龜龜之為則龜為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知水主信者易乾鑿度云陽氣合閉信之類故北方水為信水既為信則土為之也故乾鑿度云四時之義皆法中央中央土者可以兼四方之行知）

之火也是上爲知但水上二行洪有信知坎樂雖云言故與星身信羽故上無品身知又中虛註云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是土火洪有信知說虛北方水

廷莽無下即言蓍龜則人情不決自當依其說

就卜言之信宗廟合況太緯書以為之說乎此

說最件決莫去此將其一耶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訂義註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

宣猶揚也疏此一節論上既言蓍龜知人情故此

言卜筮所造置之事故先王有事秉蓍龜既

知人情因其施德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使
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者凡卜筮先筮故兼言
之也列祭祀至禮有序皆秉蓍龜事也陳列祭
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繒者瘞埋也謂
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幣帛
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祈又贈神也宣祝嘏
辭説祝嘏有薦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
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也故國有禮以上諸事既
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也官有御者國既
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也事有職者官既有御

故百事各得職也禮有序有九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訂義註患患下不信也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疏自祭帝於郊至五祀所以本事是教民尊神也自宗祝在廟至皆在左右是慎居處也疏此節論

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達下之事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者天子至尊猶祭於郊以行其禮而事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即是必本於天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者天子至尊而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於社之謂殺地也祖廟所以本仁也者王在宗廟以子侄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敎達於下也亦即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山川所以儐鬼神也者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儐敬鬼神

之教達於下也猶敬也亦即是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也五祀所以本事也者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亦即是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也故宗祝在廟者前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此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示不自專以達下也三公在朝者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也三老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王前巫者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也而後史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敢為

非也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也云瞽有誦詩狀謝之前故在君側非主和也始君令之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者謂以禮尊神及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嚴陵方氏曰不祥却於未然故前巫言行記於已然故後史史有左右言後者對前巫為後而後有分左右也瞽以與樂侑以謂侑食周禮王日一舉以樂侑食是也素集說謂中字斷言巫在前後左右中也並存之要之中卽無過之地也疑義註侑四輔也疏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為善也

廷華案嚴陵方氏曰四輔比於三公豈當與巫醫並稱是也先儒以侑食之說爲當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如藏字以對學字也

訂義鄭注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貨金玉之屬藏若其城郭然疏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百神天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天

家不忒故云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王祀社萬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爲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王祭廟薦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也詩云無思不服是也王云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王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行得其正也然前有山川興作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者此經覆說祭在上諸神是義之修飾禮之府藏也

疏氏註百神列宿也修脩飾也

延年案天之百神凡風雨雲雷皆是不當止言列宿修是品節止言飾則粉飾何異或云藏對修則藏當如字以成郭府藏言則去聲不與修字對非也然府藏本以藏物不必苟求也存之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大音泰

訂義註降者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下猶降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疏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

也必本於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云大一也禮既與大一齊而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禮以為教本是本於大一也分而為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為天在上重濁為地在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轉而為陰陽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而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又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也變而為四時者陽氣則變為春夏陰氣則變為秋冬而制禮

者古禮則有四面之水山禮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列而為鬼神皆鬼神　生成萬物鬼神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則禮明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者降下也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命也其官於天也者結之也廷華集大一太極之變文然已近二氏說矣

疏義註官猶法也疏言聖人所以下為教命者皆是取法於天也

廷華集官職也官於天猶言天職所謂天工人代耳故法說混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養作義依注）

訂義注本謂本於大一與天之義之地法地也之事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從時法四時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行字義者下之則為教令居人身為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貨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強者也不測

條羅疏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刑罰

祀宗朝聘之等皆得其所宜也夫禮必本於天謂本於大一與上大也謂行至誠大道是本大一數天降命是本於天也動而之地祀社於國是也列而之事謂五祀即五祀所以本事是也變而從時時四時也則四時以為柄是也協於分藝協合也是分月之量也其居人也曰養者養宜也言制度以上諸事之禮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也其行至朝聘此皆居人身曰義之禮也謂諸禮皆須義行故云行也以筋力拜伏也辭貢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十成

八而冠容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及諸侯自相朝見之禮聘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人若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池陳氏集說曰此亦本前章本於天殽於地之意動而之地即殽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即四時之為柄也協合也分謂月以為量也藝即功有藝也上言義之脩禮之藏故此亦始言禮終言義居人謂言在人也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禮也然行禮者必有

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亦當
然之義也
疏義註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合於月之定
分疏月以為量合人才之之短也○說見前集
故禮義也者人之人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之禮
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壞音怪喪息浪反
訂義註竇孔穴也去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去聲

哀元年左傳云逃出自竇入篳門圭竇是竇孔穴也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故云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疏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為治理之術故今說禮不可去之事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訂義註厚薄皆得以為美味惟善者醇耳疏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次云禮之在人有厚薄之事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者禮不可以已故在人譬如釀酒須因麴糵則成酒無麴糵則酒不成人無禮則敗壞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者君子譬精米嘉器也小人譬麤米弊器

言譬如釀酒共用一麴分半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一半釀麤米弊器則其味醨薄亦猶禮自是一耳行之自有厚薄若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者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訂義註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耕如其剛柔種樹以善道耨存是去非類也聚合其所盛安感動伏之堅固疏此一節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

同故此爲聖人修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各
依文解之故聖人修禮義之柄者柄操也謂執
持而用者謂修理義之要柄修理義之次序以
治正人情使去其瑕穢之惡養其菁華之善也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
情者亦是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者農夫之
田用耒耜以耕之和其剛柔聖人以禮正人情
正其上下陳義以種之者農夫耕田既畢以美
善種子種之聖王以禮正人情既畢用此善道
而教之講學以耨之者農夫種苗既畢勤力耘

鋤去草莠苗則苗善矣聖王以善道教民既畢又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也本仁以聚之者農夫既勤耘耨苗稼成熟當本此仁恩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句合眾爲貴散聖王勸課行善既畢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播樂以安之者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說樂感勸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
仁得之者强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訂義注協合也合禮於義則與義合不乖剌以
義起者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藝猶才也强
者有義則人服之也尊者有仁則人仰之也疏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者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
今此以下廣明上三者相須也此明禮義相須
禮是造物為實義以修飾為禮之華故云禮也
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者協合也諸之也今
將此禮合會於義謂以禮比方於義而協謂禮

與義相協會也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者起作也禮既與義合若應行禮而先王未有舊禮之制則便可以義作之如將軍文氏之子是已先無其禮臨時以義斷之出蒲決待賓於廟是其以義而作禮也庾云謂先王制禮雖所未有而此事亦合於義則可行之以義與禮合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者此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仁施也仁不但施此及下如存之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義裁斷則過失故用義乃得分節也此以明仁須義因明一切皆須義斷庾

云藝者寄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之是義為藝之分仁之節明義之貴也協於藝者斷才得分即是藝能合義也講於仁有講猶明也使仁得節是義能明於仁也得之者強者若能得才分仁節之理則是強盛為眾所畏服也仁者義之本也者上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明義與仁為節此言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作本順之體也有仁者施生故為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既能施生又為順體故為人所尊仰也但義主斷割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強仁是恩施眾所

敬御故得仁者尊也陳氏集說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成於外者以義為分限於宜心之發於內者以義為品節之制協於義者合其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疏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一以義為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强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

食而弗肥也

訂義註無耜無以入也弗種嘉禾無由生也弗耨苗不殖草不除既此以下顯前譬他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耕而無耜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者治雖用禮不本其所宜如農夫徒耕而不下種子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者治國雖用善道所宜而不更為講學使民知其道理如農夫雖種嘉穀而不耘耔則苗不滋茂厚實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者治國雖講之以學而亦

聚仁以行之者如農夫雖耘塾成熟而不收穫取之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者治國雖聚仁若不奏樂和之則仁心不堅如農夫雖聚穀而不食則甘穀空失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者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今顯譬農夫未耜以至食之其事相似今更欲説譬以人身之肥譬家國禮足聖人為教反覆相明正在此矣言雖奏樂於仁人而不使知達至順返理亦為未善猶如人雖食五味而調和溫清不順則雖食不肥

疏義註亦獲無以知收之豊荒也弗食不知味之甘苦弗肥功不見
廷華業田之收獲及食皆坐計之大疏第以知豊荒知甘苦言不中要害功不見說亦浮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訂義註常謂皆有禮用無遺之也疏此一節明

人以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膚革充盈有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革內之厚皮革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率土皆達順故合天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津謂用孝悌以自載也德孝悌也以樂為御謂用要適以行之樂要適也行孝悌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有前雖明國家之順而皆爲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其事也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也故孔子答孟武伯問無

達之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遺道之常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苑於粉反積也繆音謬

訂義註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守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此上繫文也按易繫辭云危者安其位也者亡者保其存者也危者安其位謂所以今日危亡者昔正為不知畏慎偷安其位故致危也引之者證人之所居恒須危懼也疏皇氏云事

大積焉而不苑者既用順為常自無苑滯自因體既正至此皆用王者順之至也熊氏云此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淺深有適有連有動言人皆明禮順政事無蓄亂滯合各得其分理順於其職所以大小深淺並合得其宜此順之至結自因體既正以下至此並是順之至極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上言順之至此明順有益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者既明順適不敢為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慎而自守保也陳氏集說曰此以下至末皆發明大順之說謂以

此大順之道治天下難事之大者積累於前亦
不至於勝滞事之不同者當兼同說一時並行亦不
至於所謬戾戾密間謂兩中間兩物接連而相
及兩事一時俱動則有彼此及利害之爭不相
又不相害則不爭矣此決言人君治天下之事
有大有細有深有淺有連有動而自然各得其
分理者不過一順而已順故能守危亡之之戒
而不至於危亡也是華嚴深謂其事之義蘊深
況通則探索得而不暗於事機淺謂義理密緻
間則待間以條分而縷析之也苑積如草木之

盡是

叢雜推摘

疑義疏事大者天子事也雖萬機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苑積也並行謂諸侯來朝四方隨時貢賦有序至列供陳而不錯謬也細行謂大大士出聘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深謂九州之外雖地在荒遠而皆通貢王庭也茂者萬國貢賦庭實陳列而國朝之間自不厠雜以國之相次小則讓大不相及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妨害

廷華案此熏凡德位之聖人言疏專指萬機及

明聘木允倆重貢賦庭實龍趨雷動等說亦不
確切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
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
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
之疾殺所戒反
訂義註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所以持其情合安其危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
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

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竊竊則濫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田燒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廾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飲齋視春時羹齋視夏時醬齋視秋時飲齋視冬時合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頒謂司士掌士任進退其爵祿也順謂不奪農時無災及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疏此一節論上既得

明順乃安位此以下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各
依文解之故禮之不同也者天子至士貴賤宜
順故禮不得同也不豐也者禮應須少不可求
多也不殺也者禮應須多不可殺少也所以持
情而合危也者能順序如此故使扶持其情合
安其危不使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
川既使天下皆肥由於至順此更廣說順也既
欲其順本居山者所利便於禽獸本居川者所
利在舟檝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
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小洲曰渚渚

利無鹽鹵平曰原原利五穀既順安之故不使渚者捉中原而弗徹也者心各保其業故恒豈而不徹固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舉動皆順故必時也水時者謂虞人入澤梁及出入水之屬也火時者鄭註司爟引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黄故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金謂金錫也木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飲食

必時者謂食齊視春之屬也合男女者媒氏仲春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頒爵位者頒分也謂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必當并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年謂男三十女二十也用民必順者使之以時不奪農務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此論聖王用大順之道故致陰陽和調厚瑞並至正由順之誠實故至於此也

熊義疏當德謂君十卿祿下士食九人之等

延華朱記言爵位疏第以祿言非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禮大又作注按六又作故

訂義註言嘉瑞出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聚草也沼池也無故言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實猶誠也盡也玩尤秋宜升龍援神契文按援神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於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八極則景星見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鸞

鳳舞麒麟臻白虎動紉凡尾雉白貴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其所致本瑞非一不可盡言其略云之而已跡故天不愛其道者此以下明天地為至順之主下端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地不愛其寶者謂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也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悌及越常至也山出器車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河出馬圖按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註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是龍馬負圖而出又云伏羲氏有天下

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者此飲食有由也各隨其衣而至既不獝狘故生乳而衆多也俯下顧也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下顧可闚其巢卵也手撫獸背則知有胎也則是無故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修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

疏義註實誠也盡也疏按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人云在郊椒者言鳳皇之衆或郊椒或阿閣也

延華崇實蓋名實之實誠盡字皆不合又記明
言郊祀蹤必以何闇牽合之何也又崇此篇
大槩望後世聖人法禹湯文武以循致於上古
之治其要在承天道以治人情治情之要又在
禮仁義信又所以輔禮者篇中以大道起以大
順終大道者禮之本原大順者禮之極功惟大
順故大道行也大道在天下天地人盡之陰陽
五行四時日月星辰山川百物道之在天地者
也仁義禮信則以天地之理為人之理喜怒哀
懼則以天地之情為情父子兄弟則以天地之

義爲義故德皆天地之德心皆天地之心也至
於五音五色五色及羽毛鱗介之物則天地生
之以養人之情者凡喪祭冠昏孰非天地自然
之節以極人之情者乎此皆聖凡所同具但凡
民不能不能自治必賴聖人以治之聖人則即
以自治其情者治人之情曰謹於禮曰藏身曰
立於無過之地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及爲器
爲曰皆聖人自治之道亦即聖人治人之道也
曰禮運者見聖人以天地之運運世莫非此禮
爲之彌綸耳即作十節有首五段以師弟問答

叙作記之由以康節已從出仁義禮信示法代
治情之基次即以承天治情為禮之急此一篇
之要旨次言杞宋之衰則不能繼三代以登上
理可知此為第一節大禮之初至禮之大成為
第二節承上祭祀言禮以漸而俗人情亦以漸
而邑就祭祀以明治情之道即此而往蓋合莫
亦天道人情之一端也我觀周道至藏身之固
為第三節言後世失禮則不能治情苑其執禮
以考制度乃得安身以抵於大順制度承上小
康節言危字照下大順節言制度與政皆禮之

用本天殽地則又承上禮之急節以明政之節目也參於天地至謂之變為第四節言聖人治政由於自治參並承上承天之道殽本天殽地列鬼神言履其所存至用之所謂承天道以治人情也正亦禮之綱曰正則正人正己皆在矣立於無過之地即正己以為正人之基也用人三句則又治人以使之無過死亦無過之一端也天下一家至生者也為第五節言以禮治情之條目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大同之象則大同亦始於治情可知食味別聲被色自然之情生

於天天生是情即生味聲色以養之可使其自然而無以治之乎推出天地之德四者及天地之心益見天地鄭重以界此情尤不可以不治也聖人作則至人情不失為第六節言承天道以治人情之實天地為本至五行為質承天道也禮義人情治人情也四靈為畜則又天道人情之應矣且從四靈推到人情不失則神物為治情之應又足以決人情吉凶悔吝之機視飲食有由則又深矣來著龜至禮之藏為第七節承上人情不失及祭祀以勉王之守正也禮達

於下即建以治之也不作大一至小人以薄為八節極言禮之切於人見治情所不能外本於大一及本於天等即中上承天之道意言本於天及協於分藝而承之曰具居人曰義則義亦天道可知修義之柄至末復詳治情之目又從禮義仁信推到樂從樂推到大順以明治情之極功所以紹三代以進於上古之治者皆由於此而魯衰不能法祖是可歎也篇中推大同小康大一不免近老氏一途用人之智三語亦近雜伯此外皆有義蘊說者謂中多格言信然但

天地鬼神重見疊出則雜采之故耳是當分別觀之